

重庆又有10例确诊病例痊愈出院

目前全市共有60例出院

本报讯（记者 李珩）2月10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卫生健康委获悉，重庆又有10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痊愈出院，目前，全市共有60名新冠肺炎患者治愈出院。

这10例痊愈出院的患者为8男2女，年龄最大者56岁，最小16岁。其中，8例在重庆三峡中心医院治愈，2例在重庆医科大学附属永川医院治愈。

1月下旬，这10例患者先后被确诊患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10余天来，经过医护人员精心诊治和护理，他们的病情逐步好转，均连续3天以上无发热症状，连续两次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重庆市级医疗救治专家评估认为，他们符合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确诊病例解除隔离和出院标准，已治愈出院。



二月十日下午，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们从重庆三峡中心医院治愈出院。特约摄影 冉孟军

□重报集团融媒体记者 谭逸

一个人坐在客厅沉思的时候，新冠肺炎治愈者陈强（化名）常会挠头：“救治我的人，到底叫什么名字呢？当时怎么就看不到清楚……他们都穿着防护服，也看不到长什么样子。”

作为重庆的第一批新冠肺炎治愈者，这几天，陈强的生活似乎已经回归了正常：每天呆在家里看电视，与远在忠县的妻子和儿子通电话，聊微信，遵守三天一次出门购物的规章……只不过他还不时接到医生的回访电话，叮嘱他如果感到身体有异常，要及时报告。

这个春节，让他毕生难忘。

回归生活的治愈者

2月10日上午10点，记者在渝北黄泥磅某小区的中庭，见到了陈强（化名）。他身体很壮实，穿着深色的外套和裤子，头发有些许油腻。

陈强是在2月6日下午出院的。由于他在确诊时，小区里的居民就知道了此事，因此他治愈回到小区后，很低调，严守着三天一次出门购物的规定，平时都把自己关在家里。让他感到欣慰的是，妻子和儿子每天都会和他在微信上视频聊天，不会让他一个人觉得孤独。而更让他感到高兴的是，曾与他接触过的家人、朋友和同事，目前都未出现异常状况，已经度过了14天的观察期。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陈强慢步走向自己所在的居民楼，似乎就像平常在楼下散步回家一样。

汉口返渝8天后发病

39岁的陈强是忠县人，他在主城区开了一家小公司，业务是工程测绘，妻子也在主城区上班，11岁的儿子正在上小学五年级。

由于平时要经常出差跑业务，今年1月10日，他从湖北汉口返回重庆。1月18日，他在家出现了病状：“头痛，全身无力……”虽然当时他也在武汉发生的新冠肺炎疫情，但他从没想过自己也会染上。“看到当时的媒体报道，感觉这病好像不是很严重。”

从1月18日开始，陈强的病情开始加重，妻子在家照料他，儿子也和他有密切接触。到1月20日时，陈强出现了发烧症状，最严重的时候高烧到38度。而那时他还以为自己可能是因为前段时间工作太劳累，冬天没有注意保暖，得了感冒。为了不将“感冒”传染给儿子，陈强在晚上睡觉时，戴上了口罩。

到1月22日时，陈强感觉自己的病没法再拖下去了，于是当天上午10点来到陆军第958医院的发热门诊就诊。医生在详细了解陈强的病情后，将他带至隔离病房，并对他进行了更详细的检查。当天，陈强没能回家。

1月23日晚上，妻子给他打来电话，说刚才江北区疾控中心通知她，陈强的检测结果“呈阳性”。电话中，妻子的语气有些沮丧，更多的是担心。陈强也安慰了妻子几句，告诉她自己现在的状况还不错，也没有发烧了。1月24日早上，妻子再次给陈强打来电话，说重庆市疾控中心的检测结果还是“阳性”。

陈强告诉记者，当时他的心情很复杂：“虽然说没有到‘绝望’的程度，但我非常担心我的儿子，因为那段时间里，他是和我接触最密切的人！”

□本报记者 戴娟

2月8日16时，经过精心治疗，医疗专家评估，渝中区首位新冠肺炎患者罗某符合治愈标准，正式出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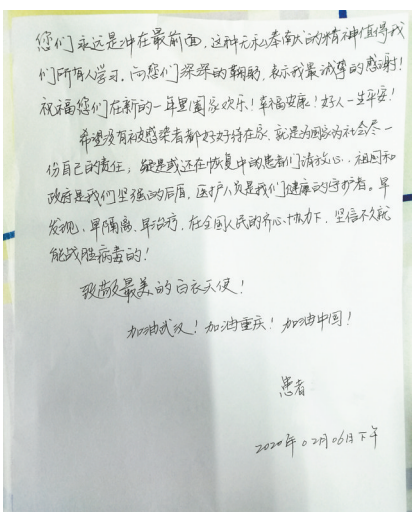
从疑似、确诊、治疗到出院，虽然只有短短16天，但她说，那是一段漫长的心路历程。如今，她最想与大家分享的是，不管个人外部条件怎样，是否真正被病毒感染，都要相信内心的力量，永远不要放弃！

罗某通过微信发给记者一份详细的治疗日历。其中，既有自己的回忆，也有每天和老师聊天记录的整理。回忆整个治疗过程，罗某说：前期，出现明显症状，还未用药时，通过自身免疫系统的抵抗，食欲不振，持续睡眠。中期，接受治疗后，一开始体温就稳定下来了，然后是持续的嗜睡，几乎全天睡眠，但易醒，同时大量饮水、上厕所，呼吸困难程度逐渐下降，食欲渐渐恢复，咳嗽减少，照CT后发现肺部病灶吸收较好，治疗效果稳定。后期，清醒时间越来越多，作息逐渐恢复到正常状态，精神状态持续恢复，食欲恢复，易饿，同时睡眠稳定，嗜睡的情况明显减少，极少起夜或惊醒，直到完全恢复为正常作息、正常状态。

从1月25日到26日，已有不少症状出现的罗某一直不确定自己是否染上新

“我想感谢，可连他们长什么样都不知道”

——一位新冠肺炎治愈者的遗憾



陈强(化名)的感谢信。



陈强(化名)出院现场。（本组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冠肺炎，因为她从没接触过任何从湖北来的人。直到1月27日被确诊，经过后期各方人员周密调查，罗某大概率于1月19日在游船上传染，当时游船上有不少来自湖北的游客。

“生病期间我经历了从清醒到迷惑，复而清醒的过程。”罗某说，因为生病打断了正常寒假计划，对自身的健康担忧超过平时关注的所有其他社会信息，对自我认知也有全面的“刷新”。罗某幽默地说：“虽然生病很痛苦，但一旦治愈出院，自己就是修得‘金钟罩，铁布衫’的人了。”

这次意外，也让罗某对抗击疫情有了更深的感受和体会。

的隔离。

“医护人员对我很关心，不时还和我聊天，说我身体好，病状也轻，肯定能挺过去……”陈强说，照顾他的医护人员很细心，他非常感动，当时就想，自己康复过后一定要来感谢他们。可到时候找谁感谢呢？“他们都穿着隔离服，连长什么样子我都不知道。”

于是，陈强开始留意医护人员身上的名牌。“好像他们衣服的牌子上写着名字！”但每次医护人员在病房待的时间都不长，“而且他们走来走去很忙，时不时转身，根本就看不清牌字上的字，好像有姓王的，有姓……”结果陈强连一个名字都没记下来。

1月26日，陈强被转到了公卫中心的隔离病房中。在那里，他还是每天保持和妻子儿子通话、微信聊天，时刻了解家人的情况。

2月4日，有医生告诉陈强，他可能最近就能出院了。当时，陈强的身体状况已经基本正常，“在住院期间最高烧到过38.8度，后来一天天的好转了。”他把这个情况告诉给了妻子，妻子和儿子已在忠县的老家居家隔离了10多天，也快结束14天的观察期了。

2月6日上午，医生对陈强说，下午他就可以出院了。其实当时陈强也还没做好准备，他赶紧通知堂弟给他去买新

的衣服，送到医院来。

回家后，陈强立即就到超市去买了900多元的食物和生活用品，准备自我隔离。

难忘的“最无聊”春节

以往的春节，无论陈强多忙，他都会抽空和妻子孩子一起回忠县老家，与老家的亲戚们一起团聚。而今年的春节，对于陈强来说无疑是“最无聊”的。但这个春节他所经历的，却让他毕生难忘。“外面的人，还有网上的人都说这病有多可怕，多可怕……我得过，又好了。这样的经历，恐怕今后不会再有了。”

陈强说，只要按照政府的相关规定，该居家隔离的隔离，该上报的上报，有病请早点就医，这场疫情应该就会很快的过去。而这场难忘的经历，也让他知道，“为了让我们过上正常的生活，有那么多的人在背后付出，医生，警察，社区人员……”

在隔离病房接受治疗的时候，陈强最关心的事就是：儿子是否也被传染。当他出院了，得知妻子儿子依然无恙后，陈强又突然想起了那些日子里辛勤工作，每天在病房里鼓励他的医护人员们，“我想感谢他们，可连他们叫什么名字，长什么样都不知道……”

“相信内心的力量，永远不要放弃”

——渝中区首位确诊病例治愈出院的体会



二月八日，走出病房的罗某(右)和医护人员比划「胜利」的手势。通讯员 胡榕 摄

冠肺炎，因为她从没接触过任何从湖北来的人。直到1月27日被确诊，经过后期各方人员周密调查，罗某大概率于1月19日在游船上传染，当时游船上有不少来自湖北的游客。

“生病期间我经历了从清醒到迷惑，复而清醒的过程。”罗某说，因为生病打断了正常寒假计划，对自身的健康担忧超过平时关注的所有其他社会信息，对自我认知也有全面的“刷新”。罗某幽默地说：“虽然生病很痛苦，但一旦治愈出院，自己就是修得‘金钟罩，铁布衫’的人了。”

这次意外，也让罗某对抗击疫情有了更深的感受和体会。

“其实就疫情而言，不管你的外部条件是怎样的，是否真正被病毒感染，我认为，内心的力量是永远不能放弃的。”在罗某看来，个人的恐慌不能为隔绝病毒提供帮助，反而可能带来其他危害，因为恐慌很可能导致行为失常，给自己带来更多未知的风险。

同时，让她感触颇深的还有医护人员的精心照料。“住院期间，我看不清楚他们的脸，都是凭声音和体态认护士小姐姐和哥哥哥。”罗某坦言，在被收治入定点医院之后，看到很多医护人员平静且有活力地为患者治疗，这种被人持续关心的感受，让自己在这场大战中获得了宝贵的安全感和信心。

罗某说，治疗前期，因为生病，整个人其实很迷糊，一天的生活轨迹就是多次睁眼、闭眼，吞咽、排泄的机械过程。随着病情的好转，自己越来越清醒，更加相信治疗好病只是时间问题。

“疫情炼人心！”她说，期待疫情拐点早日到来，也期待每个人对身边或周围不幸感染新冠病毒的人更多的关心和鼓励。

两江新区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外科医生李海涛：“等隔离完，爸爸第一件事就是给你买玩具”

□本报记者 李珩

2月10日9时30分，脱下厚厚的防护服，摘下面屏，李海涛深吸了一口气。当天，是他和王进“出仓”的日子。作为首批进入隔离病房的医务人员，两江新区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外科医生李海涛已经在里面待了20天。从接到通知到进入病房，他甚至没来得及给儿子买心仪的乐高积木。

随后，李海涛还将到医院指定地点医学隔离14天。上车前，他喃喃地说道：“等隔离完，爸爸第一件事就是给你买玩具。”

他想当一个说话算数的爸爸

10时14分，经过工作交接和消毒后，李海涛走出了病房。

个子高高的李海涛戴一副眼镜，口罩、帽子将他遮得有点严实。为避免交叉感染，他没敢通知家人来现场。而在进隔离病房前，他也告诉家人，“这是我的使命，我必须上！”

但对于5岁的儿子，李海涛始终觉得有些亏欠。就在进隔离病房前一天，他陪儿子上街，当时儿子看中了一款乐高积木，“但我没有给他买，我告诉他等过年的时候再给他买。”李海涛说，没想到第二天自己就进了隔离病房，对儿子食言了。

等隔离结束后，李海涛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儿子买当时看中的那款玩具。“我想当一个说话算数的父亲，虽然他现在可能不理解，但我希望等他长大了能明白他的父亲做了一个有担当的决定。”

他们是逆行者也是英雄

和李海涛一同“出仓”的还有两江新区第一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科副主任王进，为欢迎两人，同事们特意高高举起一条“你们是逆行者，也是英雄”的横幅。

时间回到1月21日晚上8点，正在吃着泡面的王进突然接到了通知，需要立即进入隔离病房。

“我是第一批进入到隔离病房

的医护人员，挑战还是很大。”王进说，最难的是刚进入隔离病房时，压力大，诸事繁杂。但王进并未退缩，作为一名党员，她深知自己肩上的责任。于是，她像陀螺一样连轴转，一方面建制度、拟流程，另一方面还要和病毒面对面对抗。

从隔离病房出来，王进的想法是，等14天的医学隔离结束后，请愿去武汉第一线。

她亲手为丈夫整理行李箱

李海涛和王进的“出仓”，就意味着会有新鲜血液的补充。这个人就是该院骨科一病区的严小林。其实早在1月22日，严小林就报了名。不过因为其专业是骨科，而隔离病房需要的是呼吸与危重症科的医生和护士，所以严小林成为了预备人员，等待医院的调配。

从大年初三开始，严小林就一直在医院正常上班，也会不时向妻子刘雅若打听隔离病房里的消息。刘雅若是该院呼吸与危重症科的一名护士。

2月8日是元宵节，严小林接到了进隔离病房的通知。当天晚上，刘雅若刚从医院下班回到家中，就看到丈夫一脸严肃地坐在沙发上，明显心里有事。“我当时就猜到了，虽然心里也有些不舍，但我能理解，也支持他。”刘雅若害怕丈夫准备得不细致，就主动帮丈夫收拾行李箱。

“衣服就准备了宽松舒适的类型，还有就是要注意保暖。因为在隔离病房里工作都是超负荷的，一忙起来就是五六个小时，而穿着防护服很容易出汗，衣服打湿了就可能着凉，所以还要透气轻薄一些。”刘雅若说。

其实，刘雅若的心底还有一个小秘密，她比丈夫还要早一天递交请愿书。由于担心出现夫妻俩同上阵场的情况，她还特意把父母和1岁多的儿子送回了老家。

“你要保护好自己！”看着丈夫远去的背影，刘雅若大声叮嘱着，泪水夺眶而出。

而立之日，我在武汉迎接阳光



□杨骏

2020年2月10日，我30岁。

其实我不是喜欢过生日的人，大多数生日，我动态都不会发一个。但今年有些不一样。所谓三十而立，到了这一年龄，应该是人格、学识、事业自立的时候。另一方面，30岁，也是我告别“年轻”的时候。

也许是意义特殊，对于这一天，我想过很多种画面，唯独没想过，会在疫情暴发时，来到湖北武汉一线。

说起来，来到一线，还有些“预知”成分。

大年三十晚，陆军军医的逆行者们刷爆了朋友圈，本报首席记者陈维灯在单位群里说，若要派记者随队，让他去。我看到这话，接了一句：“带上我，我给你当实习生。”

说完这话，我走向客厅，问父母：“如果我要去一线，你们同意吗？”父母有些奇怪，却很自然地回答：“当然同意，你能去，是好事。年轻就是该去经历。”

大年初一晚上，部门群再次宣布，市里成立疫情特别报道小组，部门抽调人选。本部门首席记者，也算我老师的陈钧入选。当时我私信他：“这种事，不是应该让我这样没结婚的人先上吗？”他回复我：“你是以后的希望，应该我去。”

我敬佩他，却依旧有些不甘。我主动向领导请战，希望能够上一线。领导回复，名额有限，但请战意愿已收到。

也许是运气，几个小时后，刚睡下的我接到电话，问是否愿意前往湖北一线。回答自然是肯定的。

有不少朋友问过我，为什么要去一线，甚至有外地朋友打来电话，把我骂了一通，他是担心我。我内心想法很简单，到前方去，去见证，去历练。

从大年初二到湖北，我跟着医疗队奔赴了多个地方，从孝感到汉川，又从汉川辗转武汉。这些日子

里，我与不少医护人员打成一片，也更加明白“负重前行”四个字的含义。

来自重庆急救中心的杨晓娟，平易近人、笑容满面。她说自己的梦想曾经只是相夫教子，对担任队长有很大的压力。面对采访，一再叮嘱我，她不伟大，更多是责任。

重庆市綦江区人民医院的邹超群，每天坚持写一篇随笔。她的女儿也在学医，看到母亲的随笔后，她也写了一篇随笔，说以母亲为骄傲，以后有机会，也要主动上一线。

重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附属第一医院的贺炜，其爱人是渝北区人民医院首批进入隔离病房，面对新冠肺炎患者的医生。他选择主动报名，有自己的“私心”——把爱人替换出来。

重庆市垫江县人民医院的罗雪，在武汉酒店领取物资时，意外地发现了大学的班长——重庆市涪陵区中医院的况柯羽。两位95后拥抱在一起，他乡遇故知，人生幸事。

……

接触中，我发现，大多数医务工作者都是平凡人，他们会害怕、担心、也有自己的软肋与弱点。他们不是圣人，但医者仁心、职责使然，便义无反顾、领命向前。

前方的人，都有自己的故事，但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成为典型，况且我笔力不足，难以把他们每个人都谱写。但是，这些零碎、细节的东西，都印在我的脑子里。也因为身在前线，更能感同身受。

生日的下午，第三批重庆支援湖北医疗队的微信群里，突然出现了几张照片——医疗队责任病区楼下的梅花开了。群里瞬间热闹起来，这朵梅花，让队员们看到了春天，也坚定了希望：没有一个冬天不会过去，没有一个春天不会到来。

那一刻，我坐在办公桌上，一边看着队员们的交流，一边整理采访素材。背后的阳光透过玻璃，照在电脑屏幕上，有些反光。

我转过头，望了望窗外，没有舍得把窗帘拉上。

（本报特派记者发自武汉）